

大乘不共法

一
中

五乘中的菩薩乘，又稱爲大乘。大是對小而言的，在大乘經論中，將聲聞乘與緣覺乘合稱爲小乘，因爲聲聞與緣覺，雖然出離生死而得解脫，但是偏重於獨善其身，求自我解脫，故稱爲小乘。

大乘所以名大，其含義很多，但是總括起來有兩個意義：一、是包含廣大：大乘法無所不含，無所不攝，一切佛法皆攝入大乘法中。二、是殊勝超大：大乘法不僅超勝人天善法，更超勝二乘出世法，究竟圓滿，甚深微妙。這甚深微妙之法，是在人、天、聲聞、緣覺乘中所沒有的，所以名爲大乘不共法，是不共於人天乘及二乘的。

修習大乘法是以發菩提心爲主，求證無上佛果爲目的。佛果的功德是究竟圓滿的，因此菩薩所要修學的法門則是無量無邊，所謂「法門無量誓願學」，不過統攝無量法門則不出「六度」與「四攝」。

度的梵語名波羅蜜多，意譯爲到彼岸，或譯爲度，即是從凡夫的此岸度脫到佛果的彼岸。四攝，是四種攝

化衆生的方便，菩薩道是以利他爲先，因此行菩薩道要有攝受教化的方便，方便有四種，故名四攝。

六度

第一、布施：捨己利他，謂之布施，即是犧牲自己而成就他人。一般人都是自私自重，佔有欲強，執著自我。爲了滿足自私的佔有，會造成人與人的紛爭，國與國的戰爭，因此執取自我，貪求不捨，不僅自己煩惱叢生，更增加他人痛苦。菩薩以利他爲先，應該拔衆生苦而與快樂，所以行菩薩道要犧牲自我，修習布施。

雖然在人天善法及二乘法中也行布施，但是人天乘是求自己的福樂而行布施，是出於功利心；二乘是求自己解脫，不受財物所累，淡泊財產，並不重視利人的積極行爲。惟有菩薩的布施，是爲利他而行，不從自己的功德著想，專爲救度衆生而行布施。因此，菩薩布施：一、無能布施的人（自己），二、無所布施的對象（他

人），三、無布施的財產。不執人我相，不取法相，與無所得的空慧相應，金剛經云：「菩薩於法應無所住行於布施」。住、是取著不捨的意思，菩薩為度生而行布施，遠離境界的取著，不為境界所轉，才能自在解脫，是通達三輪性空的布施。

第二、持戒：在佛法中，戒是三學之一。學佛不論在家、出家，也不論大乘、小乘，都必需要持戒。梵語尸羅，意譯為戒，是解脫、清涼的意思。戒的力用是止惡行善，斷除身心的惡行，身心才能淨治輕安而得解脫。

在聲聞戒中，戒有男女、僧俗、年齡的差別，因戒的不同而有七眾弟子之分。但是菩薩戒是七眾通受的，沒有男女、年齡的差別，只因僧俗身分的不同略有區別而已。不過要受菩薩戒應先受七眾的律儀戒，如優婆塞（優婆夷）受菩薩戒名菩薩優婆塞；沙彌（沙彌尼）受菩薩戒名菩薩沙彌，比丘（比丘尼）受菩薩戒名菩薩比丘。有人誤認為：聲聞七眾是小乘，學大乘菩薩不用受聲聞七眾戒，這是錯誤的邪見，因為菩薩戒是建立在七眾別解脫戒的基礎上。

菩薩戒的規制，不在條文的多少，重在戒的止惡、行善、度眾生的功用，因此菩薩戒總攝為三類淨戒：
一、斷一切惡，無惡不斷。二、修一切善，無善不修。

三、度一切眾生，無一眾生不度。總之，持守大乘菩薩戒是積極的行爲，該止的（惡）要止，該作的（善）要作，以圓滿成就佛果為目的。

第三、忍辱：一個人要成就大業，必需要有堅忍不拔的意志，所謂「百忍成金」。菩薩是修習成佛的大事，行菩薩道有很多難行難忍的事，沒有堅忍的意志，經不住打擊，受不了磨難，是成就不了菩薩道的，因此大乘法門有忍辱度的大行。

再者：忍是制伏瞋煩惱的。菩薩所行是饒益眾生的，怎能對眾生起瞋恨心呢？瞋心的生起，情緒會壓倒理智，因而忿怒衝動，行為粗暴，造成傷人害物的惡行，有違菩薩於一切眾生起慈悲心的行願。佛經中喻說瞋心如火，謂之瞋火。火能燒一切物，而瞋心生起能燒盡一切功德，可知瞋煩惱過失之嚴重。菩薩以安忍對治瞋念，不論外境如何艱困，都能安心忍受，對一切侮辱、惱害等境，都能安穩忍住，所謂「能忍自安」。在五乘共法中，雖然也有忍行，但是難行能行，難忍能忍的菩薩行，才是大乘法的忍辱波羅蜜。

第四、精進：在三乘共法中雖然也有正精進（正勤），但是大乘法是盡虛空、遍法界的無限精進，斷盡一切煩惱，修習一切法門，圓滿一切功德，度盡一切眾生，發心的廣大如虛空之無盡，如大海之無邊，因此大

乘菩薩的精進，是無窮無盡的進趣無上佛道。

不過，怯弱懈怠的人，是不敢直入大乘精進道的，因此要修集四種方便力來助成精進：一、**勝解力**：就是深刻的信解，信解無上佛果是從菩薩修集六度萬行而集成的，信解遠離一切惡，修一切善，度一切眾生才能成就一切功德，證無上佛果。從勝解的喜樂中能引發精進而勤修佛道，信解越深徹，越能精進修行。二、**堅固力**：所謂堅固力即是要有堅決不移意志力，有始有終的恆常心，肯定自己的修行能克制一切障礙，堅決的實踐菩薩大行，不達目的決不中途放棄大乘法的修學。三、**歡喜力**：在修學大乘法的過程中，得到法喜充滿，越修學越有興趣，沒有厭足。做任何事不生歡喜心就會厭煩，厭煩則退而不進取，因此歡喜的力量才能精進修學。四、**休息力**：修行不能修到精疲力竭，身心過勞，過勞則半途而退，沒有繼續前進的力量。所謂休息是為走更遠的路，因此感到身心疲勞，就該休息，否則，疲憊不能前進，反而成爲障道因緣。

所以，精進不是猛修暴練，而是要有決心，有恆心，生歡喜心，無厭倦心，這樣才能努力不懈，趣向菩提大道的修習。

第五、禪定：禪是梵語「禪那」的音譯，譯意爲靜慮；定是梵語「三摩地」（三昧）的意譯，華梵合稱名

禪定。禪與定都是令心止於一境，而達到不散亂的寂靜狀態。

定是三學之一，爲佛法的通學。聲聞法中的禪觀有五停心觀等，而大乘佛教的禪觀（止觀）則多修習「念佛」，與「念息」。所謂念佛，不是散心稱名念佛，而是專注觀想佛相爲境，住心於佛境而持之不失，若能持之一心不亂，名爲入念佛三昧，於醒、夢、定中、念念相續，都能攝心於佛境。

念息，就是持念於氣息。一呼一吸謂之一息，氣息對身心的粗動或安定有密切的關係，所以念息是修習止觀前的方便。止觀的修習就是定慧的修習，大乘菩薩雖然重在發大悲心廣修一切功德，但是沒有定慧，這一切都是不能成就的。定慧引發於止觀，安心一境而不散亂爲止，也就是持心平等的定；慧是觀察抉擇爲性，所以稱爲觀慧，但是定心不成觀慧是不會成就的，因此經論中說到止觀、定慧、禪觀，都是先定（止）而後慧（觀），所以先止後觀是修習的必然次第。

第六、智慧：梵語般若，意譯爲智慧，不過，佛法上所謂般若慧與世間所謂的智慧（知識）是不同的。般若慧是從修行中而體悟到的，親證的慧解能力，因此三乘聖者皆依般若而得解脫，般若是佛法的根本。

世間的知識對人類雖然有建樹，但是 永遠是利害

相對，偏於事相的，含有雜染的，稱為俗智俗慧，不是佛法上所言般若慧。一般宗教認為人間是醜惡而有痛苦的，要求升安樂的天國，但是升天不能解脫生死之苦，所以名為邪智邪慧。二乘行者得無我、我所慧，能解脫生死，但是為偏智偏慧。唯有大乘的諸法實相慧，以大悲心助成，成就悲智不二，深廣無礙的大乘般若慧。

佛法上的般若慧是由修習而得來的，所謂要現證，有親切的體驗才能現證諸法實相，徹見諸法理體。般若慧的修得，總不離聞、思、修的修學過程：從聽聞佛法，研讀佛經而所得的悟解，名為聞慧。由觀察思考，對法義的思惟抉擇的悟解，名為思慧。由修習法門，對聞、思理解的實踐所證得的名修慧。所以聞慧、思慧是修學般若的初方便，是引發修慧的條件，修慧是超越世間的，斷煩惱得解脫的力用。

四攝

四攝，是四種攝化眾生的方便。大乘法以教化眾生利他為先，既要教化利他則需要有善巧方便，令眾生親近而後才能引他入佛道，所以大乘以四攝法來引化眾生。

一、布施：拔除他人身心痛苦而施與快樂，缺乏物質的，給與財物的布施，缺乏知識的，給與法的布施，精神痛苦的，給與無畏的布施。有恩澤於人，才能令人敬服而受教，所以菩薩修行的六度、四攝，總是以布施為先。

二、愛語：和愛的語詞，誠懇的態度，是他人最樂意接受的；嚴厲的言詞，會令人疏遠而不接受教化，所以攝化眾生要有語言上的善巧。

三、利行：行事要有利益與人，使人增長善行，常得安樂；損人利己是自私的行為，令人離心離德，不能攝化眾生。

四、同事：要教化他人，必需要與他人生活一體，作息同步調，生活同甘苦，同樣的工作行事，才能了解他人，得到他人的認同，而能攝受教化之。

大乘菩薩道的無量法門，總攝為六度與四攝、六度是要門，四攝是方便。其實圓成佛果的無量道品，不出福德與智慧二門。在六度中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是利他的福德道，禪定、智慧是自利的智慧道，精進則通於福慧二道；四攝則是利他的福德道。因此六度與四攝總歸為福慧二門，福慧雙修，悲智並運，是通向無上菩提的雙軌行道，不能偏執。